



小说中的小说

《世界文学》短篇小说精选
(欧洲卷)

高兴 主编



小说中的小说

《世界文学》短篇小说精选
(欧洲卷)

高兴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中的小说:《世界文学》短篇小说精选. 欧洲卷 / 高兴主编.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447-1246-0

I. ①小… II. ①高…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欧洲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6324 号

书 名 小说中的小说(欧洲卷)
主 编 高 兴
责任编辑 胡晓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1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25
插 页 2
字 数 383 千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246-0
定 价 29.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文学中的文学（总序）

陈众议

世界文学从远古走来，大体呈现出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由强到弱、由宽到窄、由大到小的历史轨迹。所谓自上而下，是指文学的形而上形态逐渐被形而下倾向所取代。倘以古代文学和当代写作所构成的鲜明反差为极点，神话自不必说，东西方史诗也无不传达出天人合一或神人共存的特点，其显著倾向便是先民对神、天、道的想象和尊崇；然而，随着人类自身的发达，尤其是在人本取代神本之后，人性的解放以几乎不可逆转的速率使文学完成了自上而下、由高向低的垂直降落。如今，世界文学普遍显示出形而下特征，以至于物主义和身体写作愈演愈烈。以法国新小说为代表的纯物主义和以当今中国为代表的下半身指涉无疑是这方面的显证。由外而内是指文学的叙述范式如何从外部转向内心。关于这一点，现代主义时期的的各种讨论已经说得很多。众所周知，外部描写几乎是古典文学的一个共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指出，动作（行为）作为情节的主要载体，是诗的核心所在。亚里士多德说，“作为一个整体，悲剧必须包括如下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语言、思想、戏景和唱段”，而“事件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恩格斯关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论述，也是以典型环境为基础的。但是，随着文学的内倾，外部描写逐渐被内心独白所取代，而意识流的盛行可谓世界文学

由外而内的一个明证。由强到弱则是文学人物由崇高到渺小，即从神至人至英雄豪杰至凡人乃至宵小的“弱化”或“矮化”过程。神话对于诸神和创世的想象见证了初民对宇宙万物的敬畏。古希腊悲剧也主要是对英雄传说时代的怀想。文艺复兴以降，虽然个人主义开始抬头，但文学并没有立刻放弃载道传统。只是到了 20 世纪，尤其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期，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才开始大行其道。而眼下的跨国资本主义又分明加剧了这一趋势。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宏大叙事变成了自话自说，载道传统让位于纯粹的消遣……由宽到窄是指文学人物的活动半径如何由相对宏阔的世界走向相对狭隘的空间。如果说古代神话是以宇宙为对象的，那么如今的文学对象可以说基本上是指向个人的。由大到小，也即由大我到小我的过程。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情感教育还是我国古代的文以载道说，都使文学肩负起了某种世界的、民族的、集体的道义。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则从不同的角度宣达了东西方先民的外化的大我。但是，随着人本主义的确立与演化，世界文学逐渐放弃了大我，转而致力于表现小我，以至于小我主义愈演愈烈，尤以当今为甚。固然，艺贵有我，文学也每每从小我出发，但指向和抱负、方法和视野却大相径庭，而文学经典之所以比史学更真实，比哲学更深广，恰恰在于其以己度人、以小见大的向度与方式。

且说如上五种倾向相辅相成，或可构成对世界文学的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虽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却多少可以说明当下文学的由来。如是，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从高雅到恶俗……观念取代了情节；小丑颠覆了英雄；“阿基琉斯的愤怒”蜕化为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外，世界文学走到今天，恰好于 20 世纪末化合成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而后现代思潮的出现客观上又正好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发散。

然而，奇怪的是过程中始终不乏奇崛的背反及由此化生的特殊丰碑，比如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又比如但丁和塞万提斯、卡尔德隆和歌德、罗贯中和曹雪芹、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乔伊斯和卡夫卡，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等，他们及许许多多逆时流而动的经典作家在创作方法和价值取向上均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当然，不能说经典作家就不考虑市场。莎士比亚是个很有市场意识的作家，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也经常为多赚几个稿费而废寝忘食。关键在度。此外，正是基于某种背反精神，拥抱时代价值、体现市民审美（或许还包括喜剧和悲剧兼容并包，甚至在悲剧中掺入笑料）的莎士比亚受到了老托尔斯泰的批判。后者认为前者缺乏信仰。而所谓信仰，或许正是巴尔加斯·略萨厚古薄今的所谓“君子之道”。毫无疑问，信仰既可以指向过去，也完全可以是非常现实或僭越现实的超前。但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们若非凭借其方法上的优势（恩格斯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其厚古薄今的结果恐怕就不是与塞万提斯比肩，而是要成为堂吉诃德了。同理，乔伊斯和卡夫卡等现代巨匠也为文学的背反提供了新的注解。这主要不在其意识流或表现主义形式，而在其更为本质的现实主义精神及其体现幻灭的彻底和反向追怀的极致。然而，人心很古，未来亦然（至少是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因此无论背反还是持守，经典作家貌似厚古薄今，本质上却与希望相同，即必定蕴含着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精神。

《世界文学》（创刊时名为《译文》，后改名为《世界文学》）秉承其始祖鲁迅、茅盾等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衣钵，数十年如一日，适时地为我国文学工作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雅俗共赏、可资借鉴的名作佳译。这些作品大致上体现了《世界文学》的向度和持守：既不随波逐流，也不墨守成规，既不趋炎媚俗，也不自命清高，而是在基本遵从世界文学走向的基础上保持了自己的品位、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在坚持典雅与通俗、提高与普及、传承与创新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取法乎上。至于结果是尽得其上还是仅得其中，则必须由广大读者说了算。但无论如何，她作

为外国文学译介园地里的长者虽历尽风霜却依然风姿绰约、高古若古，这本身便是一个奇迹。不过，鉴于此次《世界文学》结集推出的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选集已分别约请相关领域的高人（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老朋友）作序，我这里就不再班门弄斧了。唯一想要补充的是一点粗陋的古词心说，或可与《世界文学》各位同仁及诸位文友、读者共勉。一、诗人，在古希腊和拉丁文中意为创造者，因而是可以与造物主等量齐观的；二、散文，在西方语言中指诗化或诗性叙文，其横跨音韵与叙述的美文特点不言自明；三、小说，在西方语言中并没有“街谈巷议”、“稗官野史”的贬相，而是传奇或故事。我不敢说名正一定可以言顺，但《世界文学》确实努力做到了胸怀世界。这不，在众生汲汲，忽儿向东、忽儿向西的赶潮中她基本保持着自己的操守和品相，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是为序。

序 言

毕飞宇

多么好的一本书，如果时光可以上溯三十年，我估计这本书一上架就会被抢售一空。问题是，时代变了，这本书现在还有人读么？我不知道。

都说“小说死了”，小说没有死。但是，小说它皮包骨头，浑身都是巨大的关节。有一个词语是怎么说的，“形销骨立”，这个成语已经成了“小说”最为生动的写真——它还站在那里，只是没了人样。

小说之所以还能站在那里，长篇小说给出了非常吃力的支撑。至于短篇小说，即使它还活着，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植物人。

我的一位三十多岁的作家朋友在他的一篇自序里问道，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照理说，浮躁的时代里人们应该喜欢短小的东西，可是，短篇小说为什么就没入读的呢？

我的朋友是不解的，我的朋友是悲愤的。但是，他忘记了短篇小说的本质。短篇小说的本质其实不在短，而在它有味道。品尝味道需要时间，也许还需要智慧。小品或段子才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三十秒钟之内我们就可以痛痛快快地笑出眼泪。

这就是为什么肯德基和麦当劳永远不会做清蒸螃蟹的生意，清蒸螃蟹的味道固然好，但是，那玩意儿需要程序，太消耗时间，太考验耐心，太依赖经验，做清蒸螃蟹的生意，一个晚上也许只能做“一波”生意，那还叫“快

餐”么？快餐的盈利哲学是，拿起来就嚼，嚼两下就咽，咽下去就饱。快餐是不能叫“吃”的，北京人把那种迅猛快捷的动作称做“Sei”（塞），就像灌香肠，或堵下水道。

短篇小说是什么？在我看来它就是节日里的家宴。它重要么？没那么重要。几个人围在自家的餐桌上，各自说一些闲话，言不及义。但是，因为有人生的常态在，有最为基本的生老病死在，家宴比家里人“吃饭”要丰富得多。父亲刚刚做了手术，大家偏偏就不提健康的事；大姐夫刚刚做坏了生意，一桌子偏偏就不提挣钱的事——这反而变成了潜台词，潜台词所构成的东西也许是意义，也许只是一种无法复制的氛围。如此这般，生活里最生动的局面出现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不只是如此这般——多年之后，你的父亲已在天堂，你的大姐夫已在遥不可及的远方，你忘记了餐桌上的每一道菜，可你就是不能忘记老父亲吃鱼头的样子。灯光底下，他没有牙的嘴巴在撮，像没有牙的孩子在弄玩具，像无缘无故的笑。从此，鱼头成了你最亲的人，它让你爱，也让你伤心。最要紧的是，这伤心并不伤人，你的心愿意并一直收藏它。人类内心的收藏欲望让艺术最终成了一种可能，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艺术没什么力量，小说没什么力量，短篇小说也没什么力量。如果有，那一定是它涉及了生活或人性当中最核心的内容。这个最核心的内容也许和种族有关，也许和时代有关，也许和历史有关，但是，也有这样一种可能，和它们统统无关。真正有关的是，有一类被称作“作家”的家伙，他们在私底下偏执地喜爱他们感受生活的方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我看来，短篇小说的真谛就在这里。短篇小说从一开始就是做减法，减去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一点，那些被减去的部分成了我们的日子，需要我们去“过”。

我们都在过日子。我们都知道生活的芜杂。如果我们渴望感受一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趣味，现实而有效的办法是，拿起这本书，读一读。

这本书是由《世界文学》杂志社编辑的，从1953年起，《世界文学》的每

一期都要为我们提供世界范围里的短篇小说佳构。然而，在《世界文学》看来，这依然不够。他们选了又选，挑了又挑，终于从迄今发表的三千多篇中选出了一百多篇，书名很有震撼力，《小说中的小说》。基于此，我建议朋友们读这本书的理由终于充分了——你可以不读小说，可你不能和小说中的小说擦肩而过。

目 录

- 1 静 [俄罗斯]蒲宁 戴骢译
- 7 天才 [俄罗斯]苔菲 张冰译
- 12 红色冠冕
..... [俄罗斯]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杜杨译
- 19 国王 [俄罗斯]伊萨克·巴别尔 非琴译
- 26 关于奇迹 [俄罗斯]尤里·维塔利耶维奇·马姆列耶夫 万海松译
- 37 煎菠萝 [俄罗斯]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苏玲译
- 42 露倩卡和巴芙琳娜 [捷克]博米胡尔·赫拉巴尔 杨乐云译
- 52 搭车游戏 [捷克]米兰·昆德拉 高兴译
- 69 他们要学狗叫 [匈牙利]米克沙特·卡尔曼 冯植生译
- 71 检察官克雷考斯基的舞伴
..... [波兰]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常文祺译
- 83 小矮人(外二篇) [波兰]斯·姆罗热克 韩逸译
- 90 伊莉丝 [德国]赫尔曼·黑塞 孟多思译
- 105 脑 [德国]戈特弗里德·本 潘璐译
- 110 音乐会 [德国]布鲁诺·弗兰克 彭恩华译
- 118 伤害 [德国]乌尔利克·科尔伯 杜新华译
- 127 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 [德国]赫尔塔·米勒 贺骥译
- 139 夏屋,以后 [德国]尤迪特·海尔曼 王滨滨 史节译

- 151 奥菲丽娅事件 [德国]J.特蕾西娅·莫拉 徐畅译
- 163 演员 [奥地利]奥斯卡·叶林内克 高中甫译
- 172 镜子的故事 [奥地利]伊尔莎·艾兴格 赵燮生译
- 180 印第安的最后夏天 [瑞士]雅克·谢塞克斯 郭昌京译
- 194 弃园 [瑞士]彼得·施塔姆 焦洱译
- 201 医生先生 [西班牙]玛里娜·玛约拉尔 杨玲译
- 208 毛衣 [罗马尼亚]诺尔曼·马尼娅 陆象淦译
- 219 富人家事 [保加利亚]赫里斯托·斯米尔宁斯基 陈九瑛译
- 222 公爵夫人和珠宝商 [英国]弗吉尼亚·吴尔夫 杨静远译
- 230 永久占有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杜渐译
- 242 无休止的旅行者 [英国]安东尼·伯吉斯 汪义群译
- 255 酒 [英国]多丽丝·莱辛 邱艺鸿译
- 261 小姐先生 [英国]露丝·普拉沃·贾布瓦拉 黄宝生译
- 274 钢琴调音师的两个妻子 [英国]威廉·特雷弗 丁振祺译
- 288 布莱克·沃兹沃思
..... [英国]维迪亚达尔·苏莱普拉沙德·奈保尔 江帆译
- 296 树精 [英国]安吉拉·卡特 刘凯芳译
- 305 与关在橱柜里的人对话 [英国]伊恩·麦克尤恩 杨向荣译
- 318 怜悯 [爱尔兰]弗兰克·奥康纳 吴燕泉译
- 328 导游 [法国]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张孝国译
- 333 大师的由来 [法国]安德烈·莫洛亚 罗新璋译
- 337 克里丝蒂娜 [法国]朱利安·格林 余中先译
- 345 不贞的妻子 [法国]阿尔贝·加缪 施康强译
- 359 时来运转 [法国]莫里斯·德吕翁 郭宏安译
- 369 阿芒迪娜或两个花园 [法国]米歇尔·图尔尼埃 柳鸣九译

- 378 恋爱中的大提琴手 [法国]雅克·本斯 郭昌京译
- 385 嘘惑 [法国]勒克莱齐奥 张泽乾译
- 394 芒得拉克 [法国]让-菲利普·卡茨 徐家顺译
- 400 看不见的门 [法国]于贝尔·尼桑 郭昌京译
- 406 影子 [葡萄牙]若·戈梅斯·费雷拉 孙成教译
- 411 西西里柠檬 [意大利]路易吉·皮兰德娄 苏杭译
- 423 梦游症患者 [意大利]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吕同六译
- 428 恐龙 [意大利]意大洛·卡尔维诺 袁华清译

静

[俄罗斯] 伊凡·蒲宁

戴 醒 译

我们是在夜里到达日内瓦的，正下着雨。拂晓前，雨停了。雨后初霁，空气变得分外清新。我们推开阳台门，秋晨的凉意扑面而来，使人陶然欲醉。由湖上升起的乳白色的雾霭，弥漫在大街小巷上。旭日虽然还是朦朦胧胧的，却已经朝气勃勃地在雾中放着光。湿润的晨飔轻轻地拂弄着盘绕在阳台柱子上的野葡萄血红的叶子。我们盥漱过后，匆匆穿好衣服，走出了旅社，由于昨晚沉沉地睡了一觉，精神抖擞，准备去作尽情的畅游，而且怀着一种年轻人的预感，认为今天必有什么美好的事在等待着我们。

“上帝又赐予了我们一个美丽的早晨，”我的旅伴对我说，“你发现没有，我们每到一地，第二天总是风和日丽？千万别抽烟，只吃牛奶和蔬菜。以空气为生，随日出而作，这会使我们神清气爽！不消多久，不但医生，连诗人都会这么说的……别抽烟，千万别抽，我们就可体验到那种久已生疏了的感觉，感觉到洁净，感觉到青春的活力。”

伊凡·蒲宁
(1870—1953)

俄罗斯作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乡村》、《苏霍多尔》等。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可是日内瓦湖在哪里？有片刻工夫，我们茫然地站停下来。远处的一切，都被轻纱一般亮晃晃的雾覆盖着。只有街梢那边的马路已沐浴在霞光下，好似黄金铸成的。于是我们快步朝着被我们认为是浮光耀金的马路走去。

初阳已透过雾霭，照暖了阒无一人的堤岸，眼前的一切无不光莹四射。然而山谷、日内瓦湖和远处的萨瓦山脉依然在吐出料峭的寒气。我们走到湖堤上，不由得惊喜交集地站住了脚，每当人们突然看到无涯无际的海洋、湖泊，或者从高山之巅俯视山谷时，都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种又惊又喜的感觉。萨瓦山消融在亮晃晃的晨岚之中，在阳光下难以辨清，只有定睛望去，方能看到山脊好似一条细细的金线，迤逦于半空之中，这时你才会感觉到那边绵亘着重峦叠嶂。近处，在宽广的山谷内，在凉飕飕的、润湿而又清新的雾气中，横着蔚蓝、清澈、深邃的日内瓦湖。湖还在沉睡，簇拥在市口的斜帆小艇也还在沉睡。它们就像张开了灰色羽翼的巨鸟，但是在清晨的寂静中还无力拍翅高飞。两三只海鸥紧贴着湖水悠闲地翱翔着，冷不丁其中的一只忽地从我们身旁掠过，朝街上飞去。我们立即转过身去望着它，只见它猛地又转过身子飞了回来，想必是被它所不习惯的街景吓坏了……朝暾初上之际有海鸥飞进城来，住在这个城市里的居民该有多幸福呀！

我们急欲进入群山的怀抱，泛舟湖上，航向远处的什么地方……然而雾还没有散，我们只得信步往市区走去，在酒店里买了酒和干酪，欣赏着纤尘不染的亲切的街道和静悄悄的金黄色的花园中美丽如画的杨树和法国梧桐。在花园上方，天空已被廓清，晶莹得好似绿松石一般。

“你知道吗，”我的旅伴对我说，“我每到一地总是不敢相信我真的到了这个地方，因为这些地方，我过去只能看着地图，幻想前去一游，并且时时提醒自己，这只不过是幻想而已。意大利就在这些崇山峻岭的后边，离我们非常之近，你感觉到了吗？在这奇妙的秋天，你感觉到南国的存在吗？瞧，那边是萨瓦省^①，就是我们童年时代阅读过的催人落泪的故事中所描写的牵着猴子的萨瓦孩子们的故乡！”

① 法国省名，毗邻瑞士。

码头旁，游艇和船夫都在阳光下打着瞌睡。在蓝盈盈的清澈的湖水中，可以看到湖底的砂砾、木桩和船骸。这完全像是个夏日的早晨，只有主宰着透明的空气的那种静谧告诉人们现在已是晚秋。雾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顺着山谷，极目朝湖面望去，可以看得异乎寻常的远。我们迫不及待地脱掉上衣，卷起袖子，拿起了桨。码头落在船后了，离我们越来越远。离我们越来越远的还有在阳光下光华熠熠的市区、湖滨和公园……前面波光粼粼，耀得我们眼睛都花了，船侧的湖水越来越深，越来越沉，也越来越透明。把桨插入水中，感觉水的弹性，望着从桨下飞溅出来的水珠，真是一大乐事。我回过头去，看到了我旅伴那升起红晕的脸庞，看到了无拘无束地、宁静地荡漾在坡度缓坦的群山中间浩瀚的碧波，看到了漫山遍野正在转黄的树林和葡萄园，以及掩映其间的一幢幢别墅。有一刻，我们停住了桨，周遭顿时静了下来，静得那么深邃。我们闭上眼睛，久久地谛听着，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船划破水面时，湖水流过船侧发出的一成不变的汩汩声。甚至单凭这汩汩的水声也可猜出湖水多么洁净，多么清澈。

“划吗？”我问。

“慢着，你听！”

我把桨提出水面，连汩汩的水声也渐渐消失。从桨上滴下一颗水珠，然后又是一颗……太阳照得我们的脸越来越热……就在这时，一阵悠扬的钟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至我们耳际，这是深山中某处的一口孤钟。它离我们那么远，有时我们只能隐隐约约听到它的声音。

“你还记得科隆^①大教堂的钟声吗？”我的旅伴压低声音问我。“那天我比你醒得早，天还刚刚拂晓，我便站在洞开的窗旁，久久地谛听着独自在古老的城市上空回荡的清脆的钟声。你还记得科隆大教堂的管风琴和那种中世纪的壮丽吗？还有莱茵省^②，那些古老的城市，古老的图画，还有巴黎……然而那一切都无法和这里相比，这里更美……”

由深山中隐隐传至我们耳际的钟声温柔而又纯净，闭目坐在船上，侧

① 德国城市名。

② 法国省名。

耳倾听着这钟声，享受着太阳照在我们脸上的暖意和从水上升起的轻柔的凉意，是何等的甜蜜，舒适。有一艘闪闪发亮的白轮船在离我们约摸两俄里远的地方驶过，明轮拍击着湖水，发出疏远、喑哑、生气的嘟囔声，在湖面上激起一道道平展的、像玻璃一般透明的波，缓缓地朝我们奔来，终于柔情脉脉地晃动了我们的小船。

“瞧，我们已置身在崇山的怀抱之中，”当轮船渐渐变小，终于隐没在远处以后，我的旅伴对我说，“生活已留在那边，留在这些崇山峻岭之外了，我们已进入寂静的幸福之邦，这寂静之邦何以名之，我们的语言中找不到恰当的字眼。”

他一边慢慢地划着桨，一边讲着，听着。日内瓦湖越来越辽阔地包围着我们。钟声忽近忽远，似有若无。

“在深山中的什么地方有一座小小的钟楼，”我想道，“独自在用它回肠荡气的钟声赞颂着礼拜天早晨的安谧和寂静，召唤人们踏着俯瞰蓝色的日内瓦湖的山道，到它那儿去……”

极目四望，山上大大小小的树林都抹上了绚丽而又柔和的秋色，一幢幢环翠挹秀的美丽的别墅正在清静地度过这阳光明媚的秋日……我舀了一杯水，把茶杯洗净，然后把水泼往空中。水往天上飞去，迸溅出一道道光芒。

“你记得《曼弗雷德》^①吗？”我的同伴说，“曼弗雷德站在伯尔尼兹阿尔卑斯山脉^②中的瀑布前。时值正午。他念着咒语，用双手捧起一掬清水，泼向半空。于是在瀑布的彩虹中立刻出现了童贞圣母山……写得多美呀！此刻我就在想，人也可以崇拜水，建立拜水教，就像建立拜火教一样……自然界的神力真是不可思议！人活在世上，呼吸着空气，看到天空、水、太阳，这是多么巨大的幸福！可我们仍然感到不幸福！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短暂，因为我们孤独，因为我们的生活谬误百出？就拿这日内瓦湖来

^① 《曼弗雷德》是英国诗人拜伦的诗剧，发表于1817年。1903年，蒲宁将其译成俄文。

^② 位于瑞士南部，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